

追念張道藩先生

(本文另有插圖刊第3頁)

鍾自若

歲月淹忽世事滄桑

張道藩先生早年是文藝和影劇界的知名人物，他一生的經歷，遍及行政、教育、文化各方面，他秉性豪爽，人緣極佳，先後被邀出任交通部長朱家驊的次長、內政部長蔣作賓的次長、教育部和社會部長陳立夫的次長。他和陳布雷先生交誼至篤，布雷先生曾撰有一聯戲謔他，略謂：「歷任交通次長、內政次長、教育次長、社會次長；此乃不得已退而求其次。」但民國三十一年及卅二年，道藩先生也先後出任中宣部長和海外部長。

大陸撤守，道藩先生來臺以後，繼續致力推廣文化傳播事業，籌組中國文藝協會，促成中華民國筆會的恢復，主持中國廣播公司，一度出任中華日報董事長。旋於四十一年當選立法院院長。不佞曾濫竽中華日報董事，並承乏立法院新聞發佈工作，在追隨道藩先生主持立法院的十年間，目睹他任勞任怨，公爾忘私，鞠躬盡瘁，促使我行憲以來的立法院步入常軌。但他個人也因之心力交疲，積勞成疾，於五十年辭卸院長職務。厥後體力日衰，終於五十七年六月一病不起，筆者適於斯時棲遲海外，歲月不居，忽忽二十寒暑。而今道藩先生墓木已拱，世事滄桑難可逆料。

道藩先生交遊滿天下，每一念及其平生行誼，誠如歐陽永叔所稱：「其軒昂磊落，突兀嵒嶮，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為朽壤，而為金玉之精」。信哉斯言！翹首東望，感念曠情，令人不覺臨風而墮涕者矣！

無意仕途專研文藝

在我國歷史傳統上，社會的階級門第，是很受重視的。道藩先生出生於世代書香的仕宦之家。他祖上曾有六位進士，養成他一種士大夫剛毅獨特的性格。當民國初年，北洋軍閥橫行，他那時曾就讀於天津南開中學，常往來於天津、北京間。眼見博學通儒如蔡元培先生等，每備受軍閥的欺凌。他蒿目時艱，乃立下決心，將來學有專長，不擬進入仕途。力謀獨立創作，自求發展。所以他到英、法求學時期，不願選習從政做官的學科，而專志於文學、美術的研究。他初在倫敦大學美術部研習三年，後來到法國也專門研習美術。在英國時與劉紀文先生友善，劉亟欲挽其加入國民黨，以獻身國家，他都婉言謝却。其後邵元冲先生到英，再三勸說。經過劉、邵多時的鼓勵，才由他們二人介紹加入國民黨，參與倫敦黨務活動。曾被選為倫敦支部評議長。

道藩先生雖出身世家，但為人謙誠樸實，在

倫敦時即深入華僑社會，組織工商學共進會，鼓勵僑胞社團戒除聚賭及堂門積習。僑社人士也極受影響，頗有改進。他在閒談中也曾提到在英法求學時，生活非常節儉。每次上餐館都選在站位上用膳，如此不但價錢較廉，又可免付小費。其儉樸篤實可知。所以他對貧苦有志青年，每多給予援手和鼓勵。他也談及他對賭博，最不感興趣，因為不論贏輸，都會損及友誼，而且耗時傷神，極不合算。所以他一生與賭博絕緣，確是一種美德。

唯有對於文藝美術的愛好，是道藩先生的本性和志趣。他回國後雖然公務繁忙，選抽暇致力創作和編譯劇本，也發表許多政策性和理論性的文章。同時熱心指導青年作家努力向上，如王藍先生的從事繪畫，他自承完全是道藩先生的鼓勵，作家如吳魯芹、趙友培、董宗山、邢光祖諸先生都深受道藩先生的愛護和鼓勵。先生也崇敬中國固有文化和美術繪畫。為表示他的誠篤，曾於卅五年專程前往北平拜老畫家齊白石為師。由此可以看出他為人純真愛美的德性。

此外要特別一提的，在我們國內派系分歧的政治圈中，道藩先生雖忠心耿耿，為黨國為社會為文藝而工作，但也有人存心把他歸納在某一派系之內，企圖加以排擠。記得民國卅六年夏間，

筆者時任中央黨部科長，在一次中央總理紀念週中，聽道藩先生的演講，他在報告中闡釋當前局勢後，提及他個人人生的志願，是為文化藝術而工作，不料竟有人指稱他為CC。言下不勝慨嘆！那時抗戰剛獲勝利，國家正從事復員建設，各省黨團同志時有糾紛發生，中共更從中挑撥離間，指國民黨中堅決反共的為CC頑固派。黨內同志也有自劃藩籬，鉤心鬥角，至堪惋惜！不久又在同一紀念週中，聽到劉文島委員慷慨陳詞，敘述他奉派視察某省黨務，該地黨團同志發生激烈衝突，劉先生且大聲疾呼，說他願意躺在黨團同志的鴻溝上，流血犧牲，以謀求本黨同志的團結合作。黨內這種往事，回憶起來，令人痛心！

言談爽朗富正義感

筆者對道藩先生雖心儀其人，除在公共場合偶然接觸外，初無個人淵源。記得卅八年夏天某星期日的一個上午，黃國書兄約我伴同他去看道藩先生。那時黃先生和我同為臺省黨部委員，黃先生原是制憲國大主席團，卅七年當選立法委員，所以他和道公是立法院的同事。我們的座車駛向臺北市溫州街某巷的一幢日式房屋停下，看到大門牆外掛有「蔣寓」字樣，後來才知道是蔣碧微女士的住所。進到客廳時，已有數位訪客在座，他們正在談笑風生，凡是與道藩先生交往過的朋友，沒有不覺得他那種言談爽朗，笑容可掬，熱情親切的風範。當時拜望他的都是一般社交往還的朋友，記得其中有一位是臺省電信局長陳樹人先生，他們好像是留法同學。我們也只是陪着

聊天，客套一番而已。

自後，我也沒有機會再行拜謁。過了幾個月，我因在宣傳處長任內，主辦了幾個刊物，正編印好了孫中山畫傳。我計劃再編印蔣中正畫傳，期使初光復的臺省民衆，瞭解我國革命領導人的事功，以資瞻仰。因為蔣公係在位人物，不敢輕易下筆，於是我特地去拜謁當時的宣傳部副部長陶希聖先生，就便請示。陶先生待我說明來意後，還談及一些對時局的看法。我提及擬編印蔣公畫傳時，他指示我說：「你去看看道藩先生，他對繪畫藝術很有研究。」我就轉身去拜謁道公。他雖然和我沒有私人接觸，但對我在宣傳處的工作，頗有瞭解。我提起擬編印一冊蔣公畫傳的事，他於是把話匣打開，提示他獨到的見解。他認爲要完成這一畫冊，的確很費功夫。如何能够參詳至當，值得考慮辦理。從此這一構想，我只好暫且擱置下來。

卅九年秋中華日報董事會改組，道公奉命出任董事長，連震東、蔣君章兩先生分任正副社長。筆者濫竽董事，得機參預報社議事，相與討論報社業務得失，爲時不及一載。報社內部因舊案發生糾紛，道公於會議中鄭重說明，言詞激動，富正義感，隨即拂袖掛冠而去。予筆者極深刻印象。

爾後道公在立法院長任內處理幾項人事案件，也表現他的作風，極富正義感。其一爲立法院於新舊交接期間，臨時忽然發表任用數位高級人員，道公聞悉，極爲憤懣，他到任後，不稍寬假

，一律予以解任。反之有位南京中央黨部職員孫君，遣散來臺，生活困頓，道公知其勤慎苦幹，即予延見分發工作。孫君逢遇黨國故舊，必極言感激道公之盛德。其次爲立法院院長室秘書唐君，係道公門生，唐任國大代表亦爲道公所引拔，唐到職後，掌理機要，竟擅權自專，經道公發覺，立即予以開革，並公開昭告全體職員。道公處事，如此義正詞嚴誠不多見。

掌舵立院步入常軌

立法院隨同政府由南京、廣州播遷來臺，立法委員輾轉於途，不遑寧處，還有職工檔案亟待安置，抵臺後由政府指定暫借中山堂辦公。劉代院長健羣率同員工於播遷中摩劃籌維，竭盡心力，勤勞可想。卅九年底，政府爲完成建制，劉代院長駕輕就熟，經提名正式當選院長，黃國書先生當選副院長。四十年新會期開始，劉院長雄才大略，原擬有所展布，祇因立法委員中藏龍臥虎，侍候非易。劉院長以主持政工之能手，統馭如此難馴之集團，不免捉襟見肘。加之委員們播遷初定，情緒不佳，對於院務處理，諸多扞格，不幸竟於是年秋間發生院務檢討會議，委員紛紛發言，羣情激昂；劉院長見大勢已去，惟有引退一途，由黃副院長代理院務，筆者是時已承黃副院長挽入立院贊勳簿書。翌年三月由中樞提名道藩先生當選院長，其時有記者撰作花邊新聞，冠以「和尚去，道士來」之句。蓋以劉院長曩時曾一度隱居某僧寺禮佛養病，且平居短髮光頭，類似「和尚」，道藩先生則儀容整肅，道貌岸然，並取

其名，呼爲「道士」。

立法院經過一番動盪，新當選的張院長懲前毖後，對於院務作了周詳的策劃，首先強化秘書處的幕僚作業，分別提任李中襄、郭賦兩先生爲正副秘書長，外川（驥）先生始終沒有到院，改由勤能誠篤之陳開泗先生接任。其後由陳升任秘書長達七年之久，道藩先生到任之初，以其與文化界之關切，極重視新聞界之聯繫，囑筆者接掌新聞業務，其時筆者已承李白虹兄推介經國先生核准派赴東京盟軍總部工作。嗣盟總因轉戰結束，縮編作罷，我乃接下新聞室這個崗位。道公要我本着對新聞工作的熱忱，平實誠篤的立場，爲全體委員服務。他這一指示，也是我們當公務員的基本守則，所以我負責的十年間，差幸沒有重大的錯失。道公對於院內總務庶務，關係度支極鉅，特別加意整頓，他羅致早期留英出身的黃國樑先生及前參政員曾省齋先生先後主持總務度支，前者歷任廣東縣長，清廉卓著。後者精勤誠樸，有聲於時。並佐以傅斯年介弟傅孟博兄專理庶務，彼等朝乾夕惕，有目共見。道藩先生爲貫徹經濟公開原則，並成立經費稽核委員會，由全體立委推選代表組成，指導監查全院經費預算，期使一切度支涓滴歸公。從此該委員會，掌管了立法院的荷包，確實樹立了經濟公開的典範。道藩先生對於法制規章和委員職權都予嚴格遵守和絕對尊重。他個人更是清廉自守，公爾忘私。

在院會方面，每一會期對行政院的施政報告，都使委員們的口頭質詢，發揮得淋漓盡致。立委費希平就是因爲質詢內容觸怒當局，因此被開

除國民黨籍，現在是民進黨的要角。除了施政質詢外，立法院審議行政院咨送各項法案，乃是行使立法權的重要管道，這在張院長任內十年的長期穩定中，由於委員們的負責盡職，確是促成行憲以來的立法院，邁入正常的軌道。

此外在院會中遇有重要議題，偶有委員爭相發言情事，院長主持會議必然嚴格執行議事規則，因此從沒有發生嚴重的爭執。就是會場秩序，他也很是注意，記得有次院會名記者某兄到會場席位與委員交談，主席發覺後，予以制止。某兄頗感尷尬，並曾向我抱怨，認係秘書長從中作梗，頗表不悅。某兄才華出衆，近年曾一度當選立法委員。

日美條約討論熱烈

四十一年至四十三年間，立法院除了例行的

對行政院施政報告提出質詢外，却審議了中日和約及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兩項重要的國際條約案。當時的外交部長葉公超博士，大展才華，舌戰羣儒。立委在院會中討論發言，亦陣容堅強，其中如孫桂籍、劉聖斌、郭德權、謝仁劍、陳紹賢、高廷梓、陳茹玄、李炳瑞、杜光隕、陶鎔等，先後登臺輪番論難。葉外長以其學養和辯才，深獲各方重視，成爲最受歡迎的政府首長。這兩項條約的討論，也達到新聞的高潮。各報社到院採訪記者，皆一時之選，如中央社彭清、張任飛，中央日報龔運舞、王康，聯合報馬克任、羅璜，新生報齊振一、李蔚榮，中華日報陳驥形、黃業崧，公論報于衡，自立晚報李子堅，大華晚報劉

日昇、羅祖光，民族晚報蔣孝翊等，在新聞發布方面，筆者和各報記者通力合作，有時工作到深夜始息。

以上兩項條約審議期中，葉外長列席立法院大會，答詢及闡釋重要條款，時值盛夏，中山堂議場空氣調節不佳，備極辛勞。他有時脫下外衣，侃侃而談，可看到他已汗流浹背。由於他博學能言，辯才無礙，院會座無虛席，深受各報記者的敬佩。又因他精通英語，聞與倡導圍堵共黨政略的美國杜勒斯國務卿交誼頗善，所以很順利談判完成，締結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條約簽字後，據聞總統蔣公曾有一次召集中央常委及評議委員全體茶會，會中特別介紹葉公超同志，讚譽他是我們三十年來所培養出來的最佳外交人才。可見最高當局對他的器重。

葉公超博士在臺任外長期間，生活頗爲拮据，外交部次長時昭瀛先生是筆者在武大時的教授，我有時到時師府上拜訪和請益。時師極健談，常提到葉部長月入不繼，每以所藏書畫出售，藉資補貼。筆者依稀記得葉博士在南京任外部政次時，大陸幣值貶跌，曾在報上看見他一則談話，大意說他是世界上最廉價的外交次長，月薪僅合美金數元幾角而已，真是慨乎言之。後來葉博士卸任駐美大使回臺，動心習畫，曾有詩句：「欲借丹青再往轍，不因險巖亂心壇。」他的繪事佳作，一度運往香港展出，深獲好評。他晚年生活間亦以鬻畫濟助。他對畫家席德進及雲門舞集青年羣，亦多予鼓勵或支援，惜乎文人末路，古今同慨！

吳國楨案挺身質詢

吳國楨其人，學優則仕，無可諱言是頗有才具的。他夤緣獲得蔣公拔擢，一帆風順，由漢口市長、重慶市長而上海市長。大陸撤守來臺，仍頗受極崇倚重。據說他到臺後，曾旅行全島，周知博訪。卅九年春他奉命接任臺省主席，最初發表省府人事，以蔣渭川為民政廳長，蔣為「一二八」事件曾遭政府通緝，因此引起軒然大波，省參議會罷議抵制。臺北市長游彌堅憤而掛冠。吳氏恃寵而驕，在主席交接典禮中，放言高論，目無餘子。筆者與黨部同寅列席典禮聆聽，頗覺不是滋味，數日後掀起地方政潮。筆者斯時負責安排各界聯合紀念週出席主席人選，曾陪同省黨部副主委暨各主管委員同往他的官邸，專程邀請新任吳主席蒞臨講演。吳氏連日政潮困擾，寢食難安，見其頗露疲困之色，但仍答允出席紀念週報告。隨後省府改任地方耆宿楊肇嘉為民政廳長，吳三連繼任臺北市長，政潮告一段落。可見他的作風就頗出人意外。他因層峯倚重，破例兼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在內閣會議中，聞亦頻出新招，使閣揆陳辭公院長頗有難以招架之勢。

四十二年四月吳國楨獲准辭卸臺省主席，即赴美國過着寓公生活。他畢竟不甘寂寞，靜極思動，加之謠言衝激，於四十三年二月忽然對我政府猛烈抨擊，引起美國傳播界極度的震撼。那時我中樞當局痛定思痛，亟需美國民間的同情，和政府的軍經援助，吳國楨告洋狀的事件，不但有損我國家形象，也可能傷及中美關係以動搖國本。

。張院長身為中央民意機關首長，以他平日忠黨愛國和擁護領袖的赤誠，認為責無旁貸，乃在院會中挺身而起，要求黃副院長主持會議，他以立委身份，提出口頭質詢，他自己寫好的中英文書面，於院會中交我保管，囑我在他口頭質詢完畢，即行分發各報各通訊社記者。當日他精神緊張，情緒激動，是平日很少看見他如此不安的儀態，不能不說他是愛國至情的表現。

身心交瘁力辭艱鉅

依照法律規定，立法院長綜理院務，所謂院務是包括事務和政務。事務方面，院長授權秘書長以次分層負責的結果，已樹立起經濟公開和人事公開的典範。政務方面，立法院是以委員多數的決議以審議通過法案及政府重大決策為主體的。院長有如一隻舵手，執行集體的意願，以登達彼岸。張院長多年來身負此項艱鉅職責，宵旰憂勤，已感心力交瘁，到民國四十八年以後，他的胃下垂疾患已極嚴重，有一次他為關切員工生活，特到新店職員新建眷舍視察，由袁副秘書長雍和我陪同前往，察看完畢，途遇楊一如委員，張院長乃約同我們一行到臺北市新世界戲院側吳抄平小店餐敘。道公一向健談，提到他對餐食宴飲，因胃納不佳，從不覺得饑餒。每年會期招待新聞界的宴會中，只聽他談笑晏晏，不遑措意於何種菜肴。他也提到朱家驊先生患失眠症甚重，每見床褥，引以為恨。道公晚年也罹患失眠兼胃下垂症狀，使用流行的溫灸器治療，未能見效。我曾檢具舒新城所著「我怎樣恢復健康的」一書，請

敬告留學生家長

慰藉 貴子女異鄉作客寂寞的最佳禮品，便是為他們訂份「中外雜誌」。請將貴子女在國外詳細地址填妥，連同全年十二期訂費新台幣壹仟貳佰元，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按址按期寄書。

他參閱，希望以改進飲食及運動增進健康，只因事務叢脞，心力交瘁，無暇注意及此，他乃堅決辭去院長職務。於五十年春終獲最高當局首肯，辭卸艱鉅，他預計專心撰寫回憶錄，可惜友朋訪謁，日無暇晷。加以體力日衰，於五十七年四月在寓不慎跌倒，隨送醫院接受手術治療。他在醫院中昏迷不醒，我閱報載蔣公偕夫人兩度前往探視，這是當代要員中稀有的殊遇。在院治療二月有餘，病勢轉劇，終因心臟衰弱，藥石罔效，於六月十二日溘然長逝。一代哲人，從此安息，他的爽朗言談，和民主風範將必長留在人們的心坎！

一九八七年二月於美國加州柏克萊編者按：有關張道藩軼聞軼事請讀者參閱四月號時代文摘：牟少玉撰「明澤夜話」。



①張道藩(左)民國三十一年五月隨蔣委員長伉儷訪印參加尼赫魯宴會時留影
②張道藩民國十七年與法籍夫人郭淑媛在上海結婚時留影